



“人固然应该生存，但为的是进化；也不妨受苦，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；更应该战斗，但为的是改革。责别人的自杀者，一面责人，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，进攻。”

——《论泰理高夫人事》

杂文精选

鲁迅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杂文/鲁迅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 
2005.1

ISBN 7-207-06438-1

I. 鲁… II. 鲁… III. 鲁迅杂文-选集 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129 号

责任编辑:王 爽 唐 栋

封面设计:于克广

鲁迅杂文精选  
Lǔxùn ZáwénJīngXuǎn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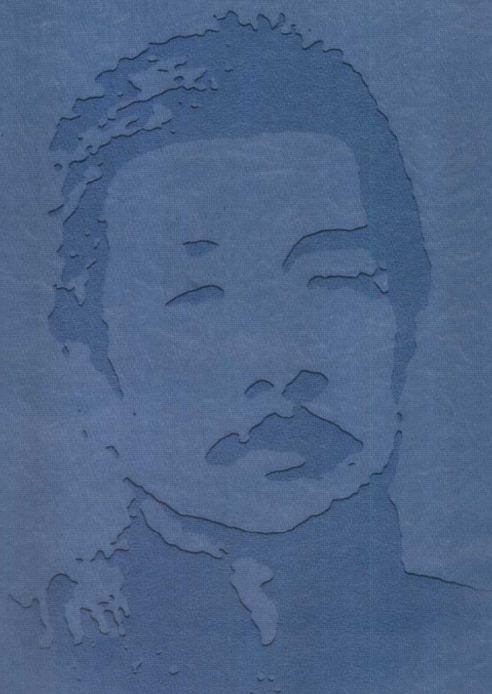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通讯地址 |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| 150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网 址  | www. longpress. com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黑龙江省肇东粮食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92 毫米 1/32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3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 | 号: ISBN 7-207-06438-1/I · 863    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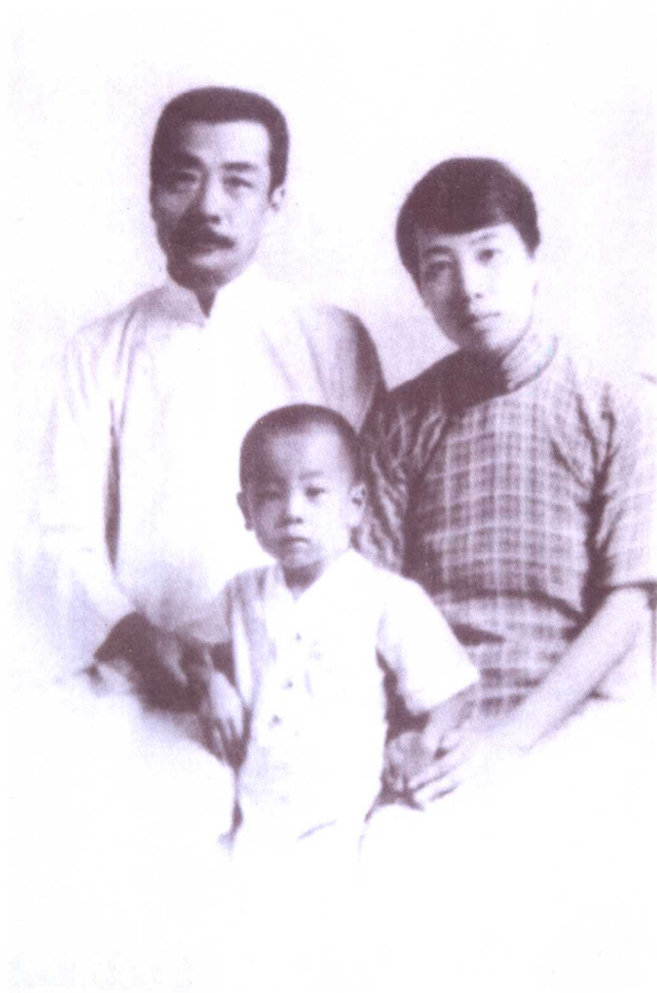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定 价: 19.80 元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1918—1935





鲁迅全家合影（1933年·上海）

血沃中原肥勁骨 寒凝大地  
春華興 英雄多故謀  
夫病淚灑崇陵 噪暮鴉

高良先生教正

魯迅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随感录·二十五·····     | 1  |
| 随感录·三十八·····     | 4  |
| 随感录·三十九·····     | 8  |
| 随感录·四十·····      | 11 |
| 随感录·四十八·····     | 14 |
| 随感录·四十九·····     | 16 |
| 随感录·五十九“圣武”····· | 19 |
| 智识即罪恶·····       | 22 |
| 所谓“国学”·····      | 26 |
| 不懂的音译·····       | 29 |
|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·····    | 33 |
| 咬文嚼字·····        | 36 |
| 忽然想到(一至四)·····   | 39 |
| 夏三虫·····         | 44 |
| 忽然想到(五至六)·····   | 46 |
| 杂感·····          | 50 |
| 忽然想到(七至九)·····   | 53 |
| 并非闲话·····        | 58 |
| 我的“籍”和“系”·····   | 63 |
| 这个与那个·····       | 67 |
| 并非闲话(三)·····     | 74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学界的三魂 .....          | 80  |
| 一点比喻 .....           | 84  |
| 我还不能“带住” .....       | 87  |
| 送灶日漫笔 .....          | 91  |
| 谈皇帝 .....            | 95  |
| 可惨与可笑 .....          | 98  |
| 空谈 .....             | 101 |
| 马上日记 .....           | 105 |
| 马上支日记 .....          | 115 |
| 马上日记之二 .....         | 129 |
| 厦门通信 .....           | 134 |
| 厦门通信(二) .....        | 137 |
| 读书杂谈 .....           | 140 |
| 革命文学 .....           | 146 |
| 文学和出汗 .....          | 149 |
| 无声的中国 .....          | 151 |
| “醉眼”中的朦胧 .....       | 156 |
|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.....      | 162 |
| 革命咖啡店 .....          | 167 |
|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.....      | 170 |
| 流氓的变迁 .....          | 175 |
| 习惯与改革 .....          | 177 |
|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.....    | 180 |
| 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 ..... | 185 |
| 沉滓的泛起 .....          | 188 |
| “友邦惊诧”论 .....        | 192 |
| 答北斗杂志社问 .....        | 195 |
| 我们不再受骗了 .....        | 197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0 |
| 由中国女人的脚,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,<br>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····· | 204 |
|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9 |
| 关于女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3 |
| 真假堂·吉诃德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6 |
| 经验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9 |
| 上海的少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2 |
| 小品文的危机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4 |
| 世故三昧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8 |
| 谣言世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1 |
| 关于妇女解放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4 |
| 作文秘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7 |
| 捣鬼心传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1 |
| 从讽刺到幽默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4 |
| 从幽默到正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6 |
| 出卖灵魂的秘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8 |
| 言论自由的界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1 |
| 大观园的人才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4 |
| 夜颂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7 |
| 中国的奇想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59 |
| 秋夜纪游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61 |
| 各种捐班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63 |
| 男人的进化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66 |
| 喝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69 |
| 重三感旧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1 |
| 青年与老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4 |
| 大小骗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77 |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人并不纯厚·····      | 279 |
| 朋友·····          | 281 |
| 清明时节·····        | 283 |
| 读几本书·····        | 286 |
| 水性·····          | 289 |
| 看书琐记·····        | 291 |
| 看书琐记(二)·····     | 294 |
| 考场三丑·····        | 296 |
| 骂杀与捧杀·····       | 299 |
|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·····   | 302 |
| 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·····   | 309 |
| 忆韦素园君·····       | 313 |
|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·····    | 319 |
| 门外文谈·····        | 323 |
|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····· | 340 |
| 运命·····          | 342 |
| 随便翻翻·····        | 345 |
|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·····    | 349 |
|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·····   | 356 |
| 论“人言可畏”·····     | 362 |
| 论毛笔之类·····       | 366 |
| 我要骗人·····        | 369 |
| 病后杂谈·····        | 374 |
| 阿金·····          | 385 |
| 论俗人应避雅人·····     | 390 |
| 论讽刺·····         | 393 |
| 人生识字胡涂始·····     | 396 |

## 随感录·二十五

本篇首次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三号(1918年9月15日)发表。署名唐俟。

文章从关怀和教育青年一代出发,批评了封建伦理道德支配下的父子关系,要求当代父亲们,不仅是生人之父,而且是育人之父,用进步思想教育后代,使他们成为“一个完全的人。”关于本篇的中心思想,作者曾在《坟·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中提到:“对于家庭问题。我在《新青年》的《随感录》(二五、四十、四九)中,曾经略略说及,总括大意,便只是从我们起,解放了后来的人”。文章开头提到严又陵的“一本什么书”,是指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,该书第十八卷第二十五章译者按语中有这样一段话:“吾每行都会街巷中,见数十百小儿,蹒跚踈踈于车轮马足间,辄为芒背,非虑其倾跌也,念三十年后,国民为如何众耳。”严复(1853—1921),字又陵,福建侯官(今福州市)人,曾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,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,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等。

\*

\*

\*

从前我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，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。大意是：“在北京道上，看见许多孩子，辗转于车轮马足之间，很怕把他们碰死了，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，很是害怕。”其实别的地方，也都如此，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。现在到了北京，这情形还未改变，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；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“做”过赫胥黎《天演论》的，的确与众不同：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。

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，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。转得大了，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，同他们的父亲一样，或者还不如。

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，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；看二十多岁的青年，——他们大抵有了孩子，尊为爹爹了，——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，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。

中国的孩子，只要生，不管他好不好，只要多，不管他才不才。生他的人，不负教他的责任。虽然“人口众多”这一句话，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，然而这许多人口，便只在尘土中辗转，小的时候，不把他当人，大了以后，也做不了人。

中国娶妻早是福气，儿子多也是福气。所有小孩，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，并非将来的“人”的萌芽，所以随便辗转，没人管他，因为无论如何，数目和材料的资格，总还存在。即使偶尔送进学堂，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，尊长和伴侣的脾气，却多与教育反背，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。大了以后，幸而生存，也不过“仍旧贯如之何”，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，不是“人”的父亲，他生了孩子，便仍然不是“人”的萌芽。

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(Otto Weininger)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:一是“母妇”,一是“娼妇”。照这分法,男人便也可以分作“父男”和“嫖男”两类了。但这父男一类,却又可以分成两种:其一是孩子之父,其一是“人”之父。第一种只会生,不会教,还带点嫖男的气息。第二种是生了孩子,还要想怎样教育,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,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。

前清末年,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,有一位老先生听了,很为诧异,便发愤说,“师何以还须受教,如此看来,还该有父范学堂了!”这位老先生,便以为父的资格,只要能生。能生这件事,自然便会,何须受教呢。却不知中国现在,正须父范学堂;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。

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;所以以后是只要“人”之父!

自西方自然科学传入我国以来,引起当时一些守旧势力的抵制,他们极力保存“国粹”,以“丑恶骄人”,盲目自大。本文对这种守旧思想加以批评,希望人们奋起清除昏乱的心思,并指出医治这种“思想上的病”的药只有“科学”一味。文章对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批评和对“个人的自大”的肯定,表现了当时鲁迅前期思想的特点。鲁迅后期对这些问题,有新的认识。文中提及的“Nordau”,即诺尔道(1849—1923),出生于匈牙利的德国医生、作家,著有小说《感情的喜剧》等。“国民之敌”是易卜生的剧本《国民之敌》的主人公斯铎曼,他的独异的颇有见地的建议,被庸众所否定,最后被革职,宣布他为“国民公敌”。张之洞(1837—1909),直隶南皮(今河北南皮)人,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。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,见他所著《劝学篇·设学》。“牛二”是《水浒传》中的人物,故事见《水浒传》第十二回“汴京城”。

杨志卖刀”。

\*

\*

\*

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。——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”，都是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。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，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。

“个人的自大”，就是独异，是对庸众宣战。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，这种自大的人，大抵有几分天才，——照 Nordau 等说，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，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，又为庸众所不懂，所以愤世疾俗，渐渐变成厌世家，或“国民之敌”。但一切新思想，多从他们出来，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，也从他们发端。所以多有这“个人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多福气！多幸运！

“合群的自大”，“爱国的自大”，是党同伐异，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；——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，却尚在其次。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，可以夸示于人，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；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，赞美的了不得；他们的国粹，既然这样有荣光，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！倘若遇见攻击，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，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，数目极多，只须用 mob 的长技，一阵乱噪，便可制胜。胜了，我是一群中的人，自然也胜了；若败了时，一群中有许多人，未必是我受亏；大凡聚众滋事时，多具这种心理，也就是他们的心理。他们举动，看似猛烈，其实却很卑怯。至于所生结果，则复古，尊王，扶清灭洋等等，已领教得多了。所以多有这“合群的爱国的自大”的国民，真是可哀，真是不幸！

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：古人所做所说的事，没一件不好，遵行还怕不及，怎敢说到改革？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，虽各派略有不同，根柢总是一致，计算起来，可分作下列五种：

甲云：“中国地大物博，开化最早；道德天下第一。”这是完全自负。

乙云：“外国物质文明虽高，中国精神文明更好。”

丙云：“外国的东西，中国都已有过；某种科学，即某子所说的云云”，这两种都是“古今中外派”的支流；依据张之洞的格言，以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”的人物。

丁云：“外国也有叫化子，——（或云）也有草舍，——娼妓，——臭虫。”这是消极的反抗。

戊云：“中国便是野蛮的好。”又云：“你说中国思想昏乱，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。从祖先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子孙；从过去昏乱起，直要昏乱到未来。……（我们是四万万人，）你能把我们灭绝么？”这比“丁”更进一层，不去拖人下水，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；至于口气的强硬，却很有《水浒传》中牛二的态度。

五种之中，甲乙丙丁的话，虽然已很荒谬，但同戊比较，尚觉情有可原，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。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，看见别家兴旺，多说大话，摆出大家架子；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，聊给自己解嘲。这虽然极是可笑，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，还说是祖传老病，夸示于众的人，总要算略高一步了。

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，我听了也最寒心；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，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。昏乱的祖先，养出昏乱的子孙，正是遗传的定理。民族根性造成之后，无论好坏，改变都不容易的。法国 G. Le Bon 著《民族进化的心理》中，说及此事道，（原文已忘，今但举其大意）——“我们一举一动，虽似自主，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。将我们一代的人，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，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。”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，昏乱的人，定然不少：有讲道学的儒生，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，有静坐炼丹的仙人，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。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“人”，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，我们也不由自主，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

的人物：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。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，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，竟至百无一免。即使同梅毒一样，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，肉体上的病，既可医治；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，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。这药原来也已发明，就是“科学”一味。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，不要又打着“祖传老病”的旗号来反对吃药，中国的昏乱病，便也总有痊愈的一天。祖先的势力虽大，但如从现代起，立意改变：扫除了昏乱的心思，和助成昏乱的事物（儒道两派的文书），再用了对症的药，即使不能立刻奏效，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。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，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，那时便有转机，Le Bon 所说的事，也不足怕了。

以上是我对于“不长进的民族”的疗救方法；至于“灭绝”一条，那是全不成话，可不必说。“灭绝”这两个可怕的字，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？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，至今为人类唾骂；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？但我有一句话，要劝戊派诸公。“灭绝”这句话，只能吓人，却不能吓倒自然。他是毫无情面：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，便请他们灭绝，毫不客气。我们自己想活，也希望别人都活；不忍说他人的灭绝，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，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，所以在此着急。倘使不改现状，反能兴旺，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，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。——但可有人敢答应说“是”么？